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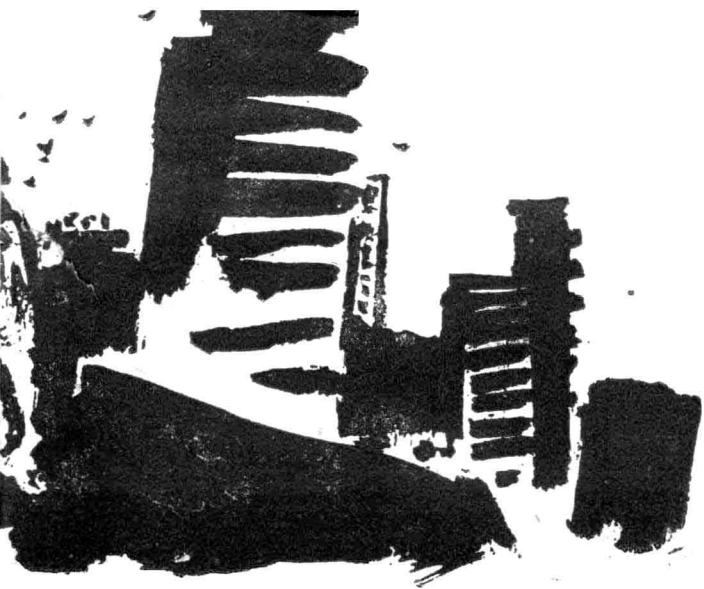
台湾黑猫旅社

● 文 放 著



文
放
著

台
湾
黑
猫
旅
社



台湾黑猫旅社

Tai Wen Heimao lu she

文 放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河南省科委印刷厂印刷

字数: 210,000 开本: 850×1168 $\frac{1}{32}$ 印张: $8\frac{13}{16}$ 插页: 7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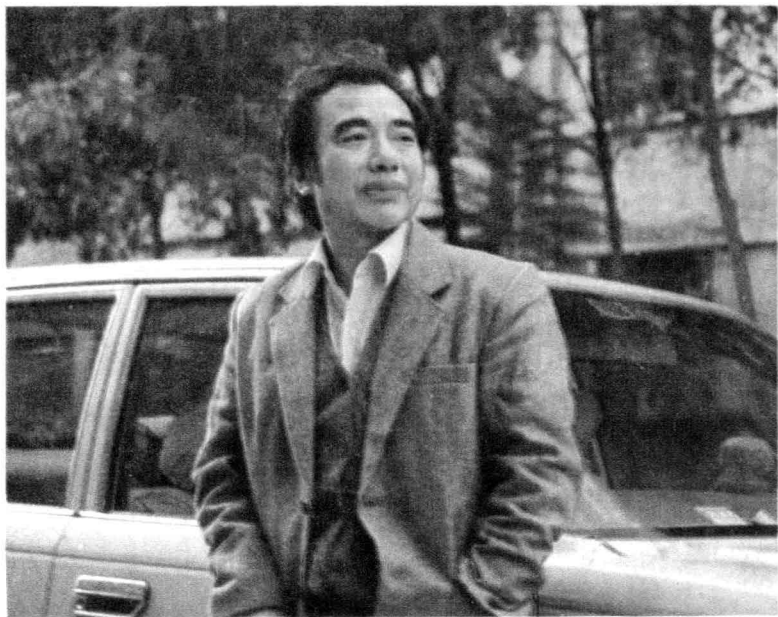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祝乃杰

封面设计: 李勤学

插 图: 潘树声

ISBN 7—5313—0030—3/I.28

统一书号: 10158·1124 定价: 2.20元



作者近影

李勤学摄

《作者简介》

文放，原名谢文放，河南省汝南县人。十三岁参加革命，十五岁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在金城反击战中光荣负伤，火线入党。一九五四年回国，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深造，后为天津作协《新港》编辑部编辑。现为天津作协专业作家。除五十年代发表的几十个短篇外，自一九七八年至今共发表和出版中长篇小说有：《李家院的风波》、《台湾飞来的上尉》、《羊城追踪》、《间谍003》、《三八线枪声》、《内部刊登的间谍案》、《爱情与陷阱》、《华燕大学的电影》、《台湾黑猫旅社》等。文放是位多产作家，他忍受病痛，以惊人毅力近几年连续创作出版了五部长篇小说，印数已超过一百五十万册。

目 录

第一章	黑猫旅社.....	(1)
第二章	兰星咖啡厅“桃色风波”.....	(19)
第三章	中将的烦恼.....	(25)
第四章	官邸密谋.....	(37)
第五章	美人外交.....	(50)
第六章	女服务生失踪.....	(60)
第七章	阴谋得逞.....	(70)
第八章	逼进《黑猫》.....	(81)
第九章	台北觅芳踪.....	(93)
第十章	妾女香饵.....	(104)
第十一章	意外风险.....	(119)
第十二章	竹青失身.....	(134)
第十三章	逼入娼门.....	(147)
第十四章	美女的威胁.....	(161)

第十五章	卑鄙的交易	(175)
第十六章	柳巷觅芳踪	(190)
第十七章	深情的怀念	(207)
第十八章	情与爱	(222)
第十九章	虎穴惊魂	(238)
第二十章	魔窟女尸	(253)
第二十一章	台北——汉城——东京	(264)
后 记		(277)

● 第一章

● 黑猫旅社

在台湾高雄市的闹市区——新兴区最繁华的中山路西头，有一幢乳白色的五层楼房。门前自动霓虹灯无论白天或夜晚一直闪烁着五颜六色的光彩。这就是在台湾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里享有盛名的“黑猫旅社”。“黑猫旅社”虽没有高雄市的九层大饭店“厚德福”宏伟，也比不上“大统”、“大新”、“远东”三家带冷气的超级市场讲究和舒适，但是它却养着一百名年仅十八、九岁的女服务生，这些年轻姑娘的容貌，完全可以同台北中山北路桃园公馆里的高级妓院的小姐媲美。当然，海军陆战队的官兵喜欢到这里来，还有着一层别的原因，那就是这个旅社的老板周明山是过去陆战队里一个退役少尉，他是四川万县人，参加过徐蚌会战，他懂得从大陆撤退到台湾孤岛上的这些老兵的心情。二三十年过去了，当年十几岁的毛头小鬼，如今鬓角上已悄悄染上了几缕白发，人生几何，而且几十年远离亲人，在台湾又大都没有成家，他们需要温暖，需要女人。周明山要求“黑猫旅社”的服务生，待这些老兵要尽量体贴，尽量温柔，尽量使他们感到欢乐。为此，他们打破高雄、台北风化区的规矩：跟姑娘们按十比六分成，让她们多得一点钱，而不是五比五。此外，他还免去了端茶上烟的小费，不让这些大头兵们有过重的负担，因为他过去

也是当兵出身，人不能忘本，自己发了家，不应该把穷哥儿们——大头兵全忘了。

周明山从任何角度看都是个军人，而不象风化区的老板。他总是直着腰坐在那里，尽管早已脱去军装换上了中山服或穿着香港衫，可他的胳膊总还是直挺挺地靠着椅垫儿放，说话依旧挺胸昂头，如果听他讲话的是个大官儿，周明山脸上便堆着笑容，露出卑微的神情；如果是他的下级，他一定要在话里带有威严的声调，使那些姑娘们打心眼儿里感到他是一个不容侵犯的上帝。

每天上午七点三十分，周明山身着灰色西装，要在一楼的“兰星咖啡厅”巡视一遍：察看一下小姐们的着装打扮和打蜡地板上的清洁卫生。连立体声喇叭里播出的音乐，他也要专心地听上一两分钟，品品是否动听，是否富于肉感，是否符合台湾的现代化要求。

突然，隔着高大明亮的玻璃窗，他看见一辆熟悉的吉普车缓缓开了过来。这辆美式吉普车的保险杠上，安着一块带有地球和铁锚标志的金属牌。金属牌的四边涂着白漆，海蓝色的地球，银灰色铁锚的尖端是一个青天白日的党徽，周明山一眼就认出了这是海军陆战队校官坐的车子。吉普车到“黑猫旅社”的门口速度更慢了，开车的人仿佛在找寻什么。啊，周明山认出来了，那个开车的不是海军陆战队中将司令罗怀仁的少校侍从官郭秀峰吗？周明山有两年没见到他了。周明山和郭秀峰都在国民党的交警部队当过传令兵，一块儿从交警部队逃出来而另一块儿被海军在半路上抓走。海军从海南岛撤退到高雄港的时候，跟后来调到空军去的王权贵仨人一起，到离高雄市四十公里的佛光山十五米高的大佛脚下，磕头结拜为把兄弟。发誓要有福同享，有祸同当。

周明山三十五岁那年退役了，按说他正值当年，是不该退出

现役的，但是周明山很瞧不起连里那个从北投干校毕业的胡指导员。胡指导员对弟兄们很刻薄，动不动在晚点名的时候把那个弟兄熊一顿。他是在台北大学毕业到军队来的充员官，对大陆来的职业兵很有点儿气不愤的味道。这大大刺伤了从大陆来的周明山的自尊心，他故意在指导员快走到眼前的时候，吊高嗓门儿说道：“他算啥个龟儿子呕？妈的巴子，格老子在大陈岛，那边打来几发宣传弹，狗龟儿子脑袋往地上一扎，屁股撅上了天，吓得腿肚转筋，浑身筛糠，龟儿子趴那儿起不来了，还是格老子上去拉着他的袖子说：‘喂，当官儿的，那边打来的是宣传弹，不会炸死人的。唉，您上辈子积了德，祖坟上长有当官儿蒿子，海军总部有眼有珠，让您肩上扛三条杠杠（指蒋军上尉军衔），管俺们这些大陆上来的大头兵！’”那位姓胡的指导员，鼻子都气歪了，可他没有吭声，咽了口唾沫，假装没听见他们的谈话，悄悄地走了。大头兵们爆发出一阵畅怀的大笑。

第二天，周明山接到让他退伍的命令。

这一下震动了陆战队，上司怎么能这样搞？周明山三年前曾主动提出过请求退役到台北他的一个小同乡开的药材公司里当总管，指导员不同意，一再说现在国难当头，正是用人的时候，马上要反攻大陆，光荣地打回老家去。现在为什么？周明山去年因十二指肠溃疡在海军医院作手术失血过多，至今身体没恢复，连出早操头上还冒虚汗，眼下让他退伍去干啥呢？

周明山皱着眉头，蹲在那儿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十五元台币一盒的“长寿”牌香烟，一声不吭。

郭秀峰跟王权贵对着看了一眼，两个人脑门上的青筋都鼓的着。王权贵喘着粗气，这个身材修长，眉目清秀，模样儿文静的人，此时也动了感情，用发红的眼睛盯住周明山，许久，才声音

发颤地说道：“他妈的，太不象话了，他们把咱们当兵的当做什么东西？破袜子破鞋？用的时候死踩在脚底下不放，用完了就当破烂甩掉。明山刚做完大手术，就赶他走，让他干啥去？到山里砸石头卖？这不等于送他死吗？秀峰，你是有主见的人，咱不能不管。”

郭秀峰中等身材，宽额门，高鼻梁，两道剑眉，眼窝深陷，目光明亮，是个精明干练的人儿。但他一直没说话，微皱眉头，轻咬住下嘴唇，在苦苦思索着。王权贵叫他表态，他身子动了一下，瞅了一眼周明山掐住烟头的发黄的手指，沉稳地说道：“走，找他去，不能任人宰割！”

周明山那支粗大的手连连摇晃着说：“不用，不用，去也没用，这龟儿子有后台，你们晓得他的后台是谁？”

郭秀峰和王权贵都转过脸儿望着他，等待回答。

周明山脑袋一耷拉，把抽剩下的半截香烟往地上一丢，啐了口痰，用脚尖把烟、痰弄一块儿一搓，闷声闷气地说：“参谋长孔令军是他姨父，晓得了吧？他龟儿子有一个漂亮的小姨，懂了吧？”

几个人都不吭声了，空气死沉沉的。郭秀峰却直着眼睛望着那逐渐灰暗下来的寿山山顶，寿山脚下的公园，随着逝去的阳光亦越发显得阴暗起来。一千多公尺高的寿山影子象只张开的老鹰翅膀扑在兵营的操场上，并延伸到营房远处的一堆堆起伏的小山丘上。猛然之间，寿山后面一道闪电划破长空，接着响起一阵闷雷声，就象那鼓槌敲打在一面松软的鼓皮上似的——也许雷阵雨来了。

郭秀峰的肩膀动了一下，声音亦象那闷雷一样，说道：“就是钧座（指蒋经国），也得讲理，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大陆上来的老兵去白白送死！”

“对，找他论理。”王权贵附着说，“他反正不能把咱们都毙了！”

郭秀峰和王权贵找到胡指导员。胡指导员的姿态却出奇地温和，先掏出“金马”牌的香烟每人递给一支，笑哈哈地说：“我知道二位干什么来了。”

“干什么来了？”王权贵盯住他问道。

“为老周退伍的事。”

郭秀峰开门见山地说：“对，就这事。你们怎么这样对待周明山？”

“唉，”胡指导员叹息了一声，小眼睛在郭秀峰和王权贵身上迅速扫了一圈说：“你俩哪知道呀，这退伍的事是他主动申请的……”

“那是三年前，”王权贵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去年他割了十二指肠，谁不知道？身体一直没康复，你们让他现在退役干啥去嘛？”

胡指导员笑了，他把吸到肚里的一口烟缓慢地吐出来，才不慌不忙地说：“我说二位不知道吧？明山跟军中乐园的‘小美仙’混在了一起，每天晚饭后都到山后军中乐园里跟那个妓女泡，现在正张罗着跟那个‘小美仙’结婚。你俩说，这还象国军军官吗？政战部三科盯他好久了，这一回是政战部的意思：周明山既然要跟妓女结婚，就让他结去，但是不能再当军官。你二位说，这同我胡某人有什么关系？”

郭秀峰和王权贵答不上话来了，周明山真的要跟小美仙结婚吗？这小美仙的名字他俩是听说过的，据说是个十分俊俏的高山族女孩子，但是郭秀峰和王权贵都没去过军中乐园，虽然连里每天有三个牌，凭牌可以到军中乐园买票逛一次。但他俩都怕得病，

尽管军中乐园的门口守着一个医官和看护上士，进出都要消毒。可那些女孩子是什么人都可以搂搂抱抱的，而且一天要接许多人，有什么意思呢？周大哥真的会动了感情？

郭秀峰和王权贵来到周明山跟前，他坐在竹床上还在一根接一根的抽烟。

郭秀峰低声地问：“明山，真的是你要跟小美仙结婚？”

“怎么，”周明山抬头望了他俩一眼，“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不该成家有个女人吗？”

“哦，不是这话，”郭秀峰有点儿为难地说，“明山，你说说，跟军人乐园的妓女结婚，这不是笑话吗？你自己说！”

周明山很激动，半截烟往地上一丢，嘴唇颤动地说：“为啥不可以嘛？他妈的，格老子天下有人生下来就愿意当妓女的吗？还不都是穷苦人家的女儿，受各式各样的罪。怎么，受罪的人就不能谈恋爱？就不能结婚？那我们这些大头兵呢，要不是当年的大陆上家里没钱没地，不是被抓了壮丁，哪个会出来当这个倒霉的大头兵？还不都一样，大家都在受罪……你们同哪一个摆身份呢？”

郭秀峰和王权贵都不言声了，事情到了这步田地，还有啥话好讲的呢？

士官们以及从大陆上去的老兵为周明山凑了两万块钱，加上他“一次退”领到的七万块钱退伍金，多少可以支撑一段时间。眼前生活不会有问题，反正有了病还可以到“荣民医院”，那里对退伍的老兵是免费治疗的。

果然，周明山退伍后，真的同那个叫小美仙的妓女结了婚，他花了三万块钱，在军中乐园的南头买了一幢房子。开始，他们靠给妓女们洗衣服挣钱，后来，又给妓女们包饭，有一回他的女人给妓女们打“老鼠牌”，竟赢了三个妓女过来。要这些女人干

什么呢？周明山到社会局领了个执照，租赁了一幢房子，挂起了“春秋阁”的招牌，也干起军中乐园的行当来了。周明山对在左营住的海军陆战队的大头兵十分优待，从来不让他们多花钱，对“春秋阁”的小姐们也很宽厚，除了十比六分成之外（妓女得六成），中午包饭也一概由老板掏钱。周明山的生意很兴隆。国军里取消军中乐园的时候，军中乐园里十四岁至二十五岁没有生过孩子的小姐们都乐意找周明山，到他的“春秋阁”里来。不到三年，周明山就拿下了这家“黑猫旅社”，而且经营得十分出色，高雄市、台北市乃至整个台湾没有不知道“黑猫旅社”的。

但是，郭秀峰却始终不赞成周明山从事的行业，尽管后来他没有提起过这些事，在周明山这两年红极一时的时候，郭秀峰却从来没有找过他。

他今天来干什么？难怪周明山赶紧从玻璃门里跑出来，几步便窜到了吉普车跟前，招着手说：“秀峰，你……你不能下车坐一会儿，你哥我可没有得罪过兄弟！”

郭秀峰把车靠路边停下，熄了火，从车上下来，同周明山紧紧握手，说道：“这两年我跟着司令常住台北，在高雄的时间不多。”

“得了，我听说你常回来的。”

“不假，可回来不是开会，就是检查部队的训练情况。你是知道，侍从官，长官不点头，寸步难离。心里话，我真干够了。”

周明山瞅了一眼郭秀峰肩章上梅花军衔，笑着说：“你在步步高升。老弟，少校喽！”

“得了，”郭秀峰甩了一下脑袋，“还不是人家赏碗饭吃。当年，罗司令在徐蚌会战时挂了花，我背他走了一里多路，正巧碰上整编十一师的坦克，我们钻在坦克里面才冲了出来。他前年

调陆战队当了司令，调我当他的侍从官，给了我这朵梅花。”

“是呵是呵，救命之恩嘛，理应报答！”

周明山拉着郭秀峰进了“黑猫旅社”楼下的“兰星咖啡厅。”走进旋转的玻璃门，立刻便闻到桂花的清香，室内灯光暗而柔和，空气是经过调节的，不冷不热，使人特别舒适。加上紫红色的地毯，流线型的电镀桌椅，女服务生的绣花白纱超短连衣裙，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一种迷离朦胧的感觉。

周明山和郭秀峰走进来的时候，四个皮肤白嫩，乳峰突起的少女满面春风地迎上来，并一起向他俩深深一鞠躬。周明山没等她们发话，就简短地说道：“我的朋友。七号雅座。两个水果山德，两瓶可口可乐，两杯冰咖啡。”

“是，经理！”四个女服务生几乎同声答道。

七号雅座是栗子皮色的沙发，玻璃砖的桌面，花瓶里插着一束金桔和一束银桔，紧靠花瓶摆着红、绿两部电话（红色本市，绿色外埠）。客人躺在沙发上，喝着冷饮，只要往里面投放一枚五元台币，便立刻接通你想要的台湾任何地方的电话。

雅座的四周是几扇特制的屏风，与大厅隔了起来，雅座的客人看外面清楚，外面的人却只能看见屏风里面模模糊糊的影子。

淡蓝色的墙壁上除了几张裸体女人的彩色照片之外，最引人注目的是写在硬纸上的四个大字：“保密防谍”。

女服务生端来了水果山德，轻轻放在郭秀峰和周明山面前。郭秀峰用不锈钢勺舀了一勺奶油菠萝，放到嘴里，周明山直愣愣地望着他说：“老弟，说真格的，你今儿个是哪股风吹来的呢？”

“唉，烦闷呐，”郭秀峰说，“整天围着长官转，出来走走散散心。”

“老弟，”周明山斜眼瞅了瞅那幅“保密防谍”的标语牌，

轻声说，“你听说那边的九点建议了吗？”

“听说了，”郭秀峰爽快地答道，“我还看了中央社发的内部电讯稿全文。”

“上边什么态度？”

“唉，一言难尽，”郭秀峰有气无力地说，“表面上说这是共产党的统战宣传，可罗司令私下地在客厅里跟好友们则说：分久必合。一个中国，长久分离如何得了？也真是的，哪一个中国人不怀恋故土？”

周明山眨了几眼，咬了一下嘴唇，压低声音说：“听说，那边提出‘三通’（通邮、通商、通航）？”

“是的，但上头不会接受。”

“他妈的，龟儿子自顾自个，”周明山愤慨地说，“他们妻儿老小都在台湾，晚上都能搂住小娘子睡觉，我们这些在台湾没家没业的，谁管？”

“老兄不是有小美仙吗？”

“美个球，人不能光干那事。男子汉还应该孝敬父母，我跟阔爸分开三十年了，他老人家要是健在的话，今年就七十八了，属小龙的。此生真的没有再见一面的机会了吗？”

郭秀峰低下头，呷了一口咖啡，吁哧呼哧深吸了几口大气，却一言未发。

周明山瞅了一眼他的这位不肯说话的老兄弟，便接着说：

“秀峰，你不是还有个老娘在那边吗？”

“是呵，也七十多岁了。”郭秀峰突然觉得眼眶里麻酥酥的——但他抑制住了，“那天，咱们从塘沽上船的时候，她带着小妹还到码头上去看我。唉，真没想到，此生就再也不能相见了！”

“想起来了，”周明山兴奋地说，“大娘那天带去了几个葛

洁萝卜；小妹穿的是红褂子，对吧？”

郭秀峰点了点头，他觉得眼睛被一层模糊的薄雾遮住了。

一个穿樱桃红西服的女服务生轻轻走到他们跟前，她用银铃般动听的声音温柔地说：“经理，大华证券交易所沈老板电话，请您马上去一趟。”

周明山望着这位极为俊美的女子，问到：“他没说什么事？”

“没细说，”姑娘恭顺地微笑着，“可能是股票的事。”

“哦……！”

“你还做股票生意？”郭秀峰问。

“小意思，在台湾为了生存，总得找一些捞钱的门路。”

女服务生刚要往大厅里走，被周明山叫了过来。他介绍说：“这位是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郭少校；这是李萍萍小姐，我们‘兰星咖啡厅’的著名歌星。萍萍，郭少校是我的好友，一块从大陆来的，你好好招待一下，我马上就回来。”

“是，经理，你放心，我一定好好侍候郭少校。”

周明山走后，李萍萍小姐给郭秀峰又端来了两杯矿泉水，她用极轻的声音问道：“少校，您想看报纸吗？或者听音乐？”

“来份报纸。”

“是‘中央’、‘新生’，还是‘时报’？”

“来份‘中国时报’。”

“是！”

一会儿，李萍萍迈着轻盈的碎步，拿来了一份“中国时报”。她把报纸放在桌子上的时候，郭秀峰从她披散的头发里闻到一股清香，他不禁打量了这姑娘一眼。无论从美术家的角度，或是一个嫖客的眼里，李萍萍小姐都堪称为东方女性的标准美人。她

顶多不过二十岁，一头乌黑明亮的秀发，散披在瘦削的肩头，纤细的腰身，突起的乳峰和丰满的臀部，都显示着她身段线条的优美。李萍萍说话的声音清脆而柔和，富于热情，又饱含深沉，因而带有极大的诱惑力。她皮肤白嫩，且透出一层淡淡的斑斑红；小小的通鼻梁，弯弯的柳叶眉，眼角向上挑了一点儿的丹凤眼，眯人的时候眼神有那稍许的一点儿斜视，无不给人妩媚动人之感，难怪陆战队的军官们都死死盯住李萍萍。但是，据说这位年轻貌美的小姐却只卖唱而不卖身，这就使许多人更为之倾倒。

李萍萍把报纸放在桌上之后，却并没有马上离开七号雅座，她故意放慢脚步，而且在门旁稍许停了一会儿。郭秀峰粗略地翻阅完三大张“中国时报”，自言自语说了一句：“哼，有嘛？没嘛新玩艺儿！”

李萍萍听着这语音是那样熟悉，她的母亲就是用那样的声音，在冬天台湾雨季到来的时候，听着从屋檐上滴下来的淅沥雨声，向她讲述海河两岸一串串动人的传说。这位少校的语音离她的故乡不会很远的吧？在远离故乡数千里的孤岛上，能够听到带有家乡口音的话语，使萍萍感到分外亲切。她呆了一会儿，借去端回空酒杯的机会，走到郭秀峰跟前，微微弯下腰来，低声温和地说：“长官，您还用什麼吗？”

“哦，谢谢，用嘛我会招呼你的。”

李萍萍迟疑一下，用更低的声音问道：“长官，您……您是天津人吗？”

郭秀峰愣怔了一下，他自从大陆来到这个绿岛上之后，人们说话的口音，除了本地的高山族外，大都是广东音和福建音，特别是象这位女服务生一代在台湾出生的年轻人，说内地语音的人是很少的。郭秀峰任职的陆战队司令部周围，没有遇到过一个天